

日本通志

○著者

○題名

◎本羽集



本

羽



# MY DEAR BOMB

# YOHJI YAMAMOTO

山本耀司：  
我投下一枚炸弹

[日] 山本耀司  
[日] 满田爱 著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 CIP )数据

山本耀司：我投下一枚炸弹 / (日) 山本耀司，  
(日) 满田爱著；化滨译。—重庆：重庆大学出版社，

2013.11

(时尚文化丛书)

ISBN 978-7-5624-7631-3

I. ①山… II. ①山… ②满… ③化… III. ①山本耀司—  
自传 IV. ①K833.13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78179号

## 山本耀司：我投下一枚炸弹

shan ben yao si:wo tou xia yi mei zha dan

[日] 山本耀司 [日] 满田爱 著

化滨 译

策划编辑：张 维

责任编辑：张 维

内文版式：韩 捷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：邓晓益

社址：(401331) 重庆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网址：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930x1280 1/16 印张：13 字数：139千字

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7631-3 定价：68.00元

---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，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，违者必究

柏林2010年5月24日

亲爱的耀司：

我之所以给你写这封信，因我透过媒体了解到，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之时，你经营的公司正面临一些财务上的困难。

听说你失去了公司的所有权，还被迫停止几家品牌店的经营，这让我很是为之难过。

只愿你能顺利克服当前的困境，

身体康健，

与家人为伴。

更重要的是，希望你无与伦比的工作能够继续下去。

我现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，

失去了迄今为止制作的所有电影的著作权。

其中还包括那部我们一起铤险制作的《都市时装速记》（*Notebook on Cities and Clothes*）。

唉，这就是别人口中的人生吧！

请回信，让我和我的妻子多纳塔知道，你依然健康如故！  
我们对你的爱发自内心，  
你的心也一直同我们的心在一起。

献上我最美好的祝福！

你的朋友  
维姆·文德斯

东京 2010年5月28日

亲爱的维姆和多纳塔：

感谢你们美好真诚的来信！正如你信中所写道的，去年我的公司陷入了财务危机，2009年10月我已经向法庭申请了民事再生法的保护。这确实是事实。但，与此同时一位愿全力以赴支持我的高水准投资者出现在我面前，同年12月我们已经建立了全新的Yohji Yamamoto公司。

也就是去年五六月的时候，我因不知如何是好，曾考虑过退休。但，这位新的合作伙伴并无意合并收购我的公司。事实上，我们制订了未来20年的商业计划，我也在合约上签了名。

我失去了所有权，这没错，但我却感到如释重负。因祸得福，以后将不会有遗产纷争、股权纷争这种因金钱而引发的家庭问题了。

我的身体状况也比去年好了10倍。

我把这段转折视为我最后一段人生的开始。

我仅有的遗憾是没能和Road Movies实现合资。那可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呢……

我过得不错，维姆，咱们尽快再一起制作一部电影吧！

献上我最美好的祝福！

你的大哥  
耀司

## 目 录

### 第1章 一个男人

- 1 -	凌晨3点的女人	3
- 2 -	家长目	8
- 3 -	虾虎鱼的脸	11
- 4 -	没有壳的寄居蟹	23
- 5 -	杜鹃花与死亡	31
- 6 -	贴着我的心，挨着我的胃	36
- 7 -	早晨的咖啡	42

### 第2章 一位艺术创作者

- 1 -	柿子果实的故事	49
- 2 -	人生剧场	58
- 3 -	偶然串联的念珠	64
- 4 -	巴黎	69
- 5 -	黑星	81
- 6 -	捞金鱼和沙丘之旅	87
- 7 -	哼唱着一曲献给男人女人的歌	98
- 8 -	城里的游牧者	112
- 9 -	痛做了断，互不相欠	121
- 10 -	暗号	132
- 11 -	种马与创作性	139
	年谱	151
	残影的反击——松冈正刚	176

# 第1章 一个男人

一般来讲，所谓男人，更多地是在找寻一个彰显男人身份的温暖容器。偶尔，他会在聪明的女人身上找到一丝亲情。

在女人身上，只要男人看到一丝膨胀的自我，便会厌倦她身上眼花缭乱的女性气质，甚至会轻视她。而极欲抹杀这类女人影响的结果，则会促使男人转身找寻他更容易掌控、更容易玩弄的那类女人。

毕竟，男人不能允许任何人凌驾于他之上。诚然，于最基本的社会契约、社会习俗之中，在与毫无关系、完全陌生的人擦肩而过互相点头致意这样的瞬间，男人也有突然找到人生幸福的小题大做之时。但，男人爱的也还只是他自己而已。或许可以这样讲，这样的社会习俗才是人类社会中孤独的最完美体现。

而女人则会深深爱上男人身上这种可悲的脆弱。女人若是在男人受伤的灵魂之中止步不前，一门心思地想要爱护滋养他，那么她的一生将在泪水中度过。倘若女人将男人放在她的掌心，以“my dog is working like a dog（我丈夫工作如此勤奋）”为对男人最高的赞誉，那么这个男人大概会一生伴其左右吧。

——这，是我曾爱过的一个男人的故事。

## -1- 凌晨3点的女人

电话是她打来的。

时钟告诉我，此时是凌晨3点多。我的意识，徘徊在酒店房间人为制造的黑暗之中，如同一条不幸被钓到的鱼一般，自我因那安眠药而沉重不堪、倒卧在床上的身体从深处被拉扯到水面。我先挂断了那通电话，却又不知为何牵挂起来，转念找寻她的号码。

“唉，你这家伙到底在哪儿呢？”我问道。

“刚刚才把我赶出去，你还好意思这样问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你过来吧。”

门铃响了，我拖着沉重的身体打开房门。她“嗨”地问候一声，从我臂下钻进房间。

——你人还真不错。她说道。

我刚刚在想你是不是有点寂寞。

——寂寞倒是谈不上，是有点无聊吧。

是无聊啊，我倒是挺理解的。

她从冰箱里拿出一罐番茄汁，豪爽地倒在香槟杯里，一口气喝了下去。没有片刻休息，马上躁动地在房间里走动。“房间里太热了”，“房间的窗户打不开吧，是不是？”，“我口渴得很，给我杯水吧”。终于平静下来的时候，她已经浸在浴缸里，哼唱着什么。

“刚刚电话里面，你听起来有点生气啊。把我当成一个人，你当然会生气。要是把我当成一个女人，你就不会生气了吧。”

浴室里回荡着她的声音。

“废话不必多说，你过来就是了。”

“好啊。”

说着，她便滑入我的怀抱中，至少那一天是这样的。

“肩膀比石头还硬，最近累坏了吧。”

“是啊，最近一直很多事情，一根弦一直紧绷着。已经很久没有真正放松下来的感觉了。”

“真正放松下来的感觉？一直都不会有吧。但你至少要先解决你这硬硬的肚子。”

说着，她用左手的指肚揉起我的腹部来，然后把耳朵贴在上面，好像在听贝壳里的声音。

“你还会继续你的创作工作吗？”

我拿起床边的香烟，将它点燃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你看，下雨了呢。”

窗外浸湿的樱花树，比想象中更能经受风雨的考验。树枝上樱花的五片花瓣向着天空，好像雨水的容器一般。

“你爱上过谁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爱过太多的人。”

“是吗，我只爱过一个人。真正爱过的男人只有他一个。”

我口中一阵烟雾缭绕。

“我从来没有爱上过任何一个女人，疯狂得愿为她倾其所有。再说那样的感情也不会长久。”

“你确实说过你已经放弃了和一个女人私奔的梦想。”

“没，我还没有放弃。”

“我赖以为生的工作，与画家或作家不同。以动物为喻，我必须成为动物世界里领导兽群的雄兽，脱胎换骨保持领袖地位的雄兽。偶尔我会想，当我这样的人彻底筋疲力尽时，多希望身边有个人对我说：‘耀司君，你真的累了呢。’如一汪柔水般抚慰我的心灵。可以想象，找到这样的人时，她们也会对我说，‘我可不是你的妈妈啊’‘我经营好我自己的生活就够忙的了’之类的吧。”

那女人俯卧在我的胸前，扑哧一下笑了起来。

“到现在都没有遇到一个好女人呢。”

“看你这话说得！”

“我知道，好女人可不会讲那样的话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不相信女人的呢？一定有这样一个让你着迷、让你深爱的女人，你们彼此相爱，她却抱都不愿意抱你一下。”

“是啊，我恨女人。”

女人的左手轻轻滑到男人肚脐之下，一下子脱下男人的睡衣，深深潜入肌理细腻的白海之中。

“她一定说你是个彻头彻尾的自我主义者。”

她转向看着我。

“我可不愿意被她这么说。”

“我可从来没觉得你是个自我主义者呀。”

“总之，我是个贪婪的人。”

## -2- 家长日

所有的男人，基本上都有同样的感触。无一例外，每个男人都想逃离现有的人生，在某地找到如意女伴，和她一起出逃。但大多数男人却不会轻易这样去做，这是个事实。

作为人降生在这个世上，多少都会有所烦恼，有所考量。而这些首先会衍生出杀父弑母的想法。找到心仪的女人，也做不出到民政部门登记结婚这种愚蠢的举动。问题是男人为何偏偏要这样去做呢？很简单，他们只是单纯地选择了扼杀他的自我及其强烈的欲望，而不去伤害家人的感情。为了这个选择，他们只是一味地忍让而已。

所以，这也是一个愚蠢的单纯选择。

人生继续人渐老，越来越常见的状态是，人们难以按照青年时立下的人生信条来应对问题。我早年确立的原则有二，第一是决定离开主路而选择少有人走的人生道路，第二是接受心照不宣的共识——以换取自我的完整的独立性而远离他人。我曾决定一生恪守这样的原则，我始终相信我的一生应该毫无缺憾，做尽应做之事，这便是我的人生。

时至今日，我依然如此坚信着。

但人生总有一些不期会发生。

年逾50的我，一日突然被一位长年为我奉献着人生的女人告知，她要生个孩子。“哦，是吗？”我问道。她继续对我说，“我是要为你生个孩子。我知道你一生优柔寡断，这我是理解的。但我想要生一个你的孩子，所以先去医院检查看看吧。”

在我看来，她的这般举动想必是作为女人的人生的最后一笔。

我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，于是一个一个地约当时交往的其他女人，仔细地告诉她们事情原委要求她们和我分手，她们都爽快地答应了。而后，我接受了由她指定的医院的孕前检查，并收到了合格证书。此后数月，女人怀上了我的骨肉。

几年后的一个盛夏，我受邀参加那个孩子的家长日活动，来到位于长野县山中的一家陈旧的旅馆。学校租下那家旅馆，在那儿，举办了夏令营的活动。上午的课程一结束，孩子们欢声一片地出现在里院的草坪上。约莫第七个跑出来的是我的儿子，看到很久未见的他，我眼前一亮，儿子似乎也注意到了我。他偷偷斜眼瞄了我一眼，马上和其他学生跑开了，再没有回头看我一眼。